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第616期

原野上的香火

熊育群

绿色与黄色相争，黄色注定将败下阵来。绿色代表了春天。春意正在浸润着辽阔的三晋大地，我闻到了黄土地里浓郁的花草气息。

杏花村越来越近了。连绵的春雨，断魂的行人，那个诗中的“牧童”，进入了我的想象。清明如雨季轮回，又一次降临汾阳的土地。

杏花村并非一个村庄，它呈现了一座古镇的面貌：青砖高墙，砖石铺地的老街，灰瓦的屋顶、砖雕与挑檐装饰的大门，阎锡山题写的匾额，这些时间深处的建筑，在风尘里斑驳、残缺，真切可触。

杏花村确有酒。这里出土的小口尖底瓮是仰韶时期的酿酒器具，六千年前，酒香就在这里飘荡，一直飘到了今天——宋代、元代酿酒的古井，清代的汾酒作坊，民国时期的酒窖，依旧古色古香。这里酿造的清香型汾酒闻名遐迩。

默诵杜牧的《清明》，但我并非来寻觅他的足迹，而是发现，从他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借酒浇愁的这个“愁”，到他来汾阳的缘故，我们都因同一个人而来。

一座新修的王府，高高的围墙，大坡屋顶宫殿一样排列，朱梁粉墙，仿唐而建。长廊上悬挂了李白、欧阳修、范仲淹的诗文，他们都是写给王府主人——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。

李白的《汾阳王赞》写道：“忠武英声振德威，恩光荡荡古今稀。八男受爵黄金印，七婿封官碧紫微。半壁官花歌宴罢，满床牙笏肃朝归。应知积庆源流远，自有云初拜锁闱。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，立下不世之功，为世人所敬仰。李白除了敬仰，与他还有一份不浅的交情，李白获罪时郭子仪曾力保过他。

杜牧也为郭子仪写诗，在《云梦泽》一诗中，他表达了对汾阳王不同一般的敬意：“日旗龙旆想飘扬，一索功高缚楚王。直是超然五湖客，未如终始郭汾阳。”

杜牧与郭子仪是远亲。年轻时杜牧曾自诩为郭公，他好读兵书，昭义军叛乱，他上书宰相李德裕，讨论用兵之法，为德裕采纳。

杜牧清明节远道而来，极有可能是来凭吊郭子仪的，《清明》一诗凄迷恍惚的情境，表现的便是他追祭的情绪。

从永安村到杏花村，距离不过两公里。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与“牧童遥指”曾让我误以为路途遥远。永安村旧名叫郭栅镇，唐宋时郭氏在此聚居，此地为太原西南锁钥。这里可能就是汾阳王府所在地。

永安村西南二里许曾建有汾阳王庙。唐代虞世南书的《唐故大将军上柱国郭君碑》在村庄附近被发现，至今立在离此一公里的金代太观中。郭栅镇的郭家庙一直保存到百年前才被拆毁。因此，杜牧从郭家庙或汾阳王庙祭拜后，走不了多久便闻得到杏花村的酒香了。路上“欲断魂”的行人也许跟杜牧一样，是清明前来拜祭汾阳王的。

《清明》悼亡的情感，奕世共鸣，它不再属于一个人，而成为了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共同的情感表达。汾阳王渐行渐远，如同隐没夜幕里的山影。这影子如云出岫、溪水奔流，血脉的延伸隐秘而广大，它在大地上开枝散叶，最远处到达了南海之滨。那些吹着腥咸海风的祠堂，香火缭绕的神龛上供奉着“汾阳王”的灵位。汾阳成了一个庞大家族的祖地和原乡。

一夜微雨，蛙鸣阵阵。我搜了晋剧《打金枝》来看，这是我年少时看过的花鼓戏。戏演的是汾阳王府的家事。郭子仪七十大寿，儿子郭暧因妻子升平公主不肯给公公拜寿，一怒之下打了公主。公主向父皇唐代宗告状，贵为公主怎能跪拜臣子。郭子仪责重郭暧，向皇帝请罪。唐代宗没有责怪驸马，反劝女儿与郭暧和好，一场孝道与王道的摩擦得以平息。

山西诞生了很多经典戏剧，如《赵氏孤儿》《晋文公火烧介子推》《关大王单刀会》《薛仁贵回窑》《八宝与狄青》《玉堂春》，它们都是三晋大地上发生的故事。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朝廷功臣，老百姓就爱看个家长里短，一代又一代人唱：“好一条老汉他本是关中人，救唐王平天下他封在汾阳……”晋人的唱腔带有黄土地的气息，像杏花香一样弥漫，勾人乡愁。

(摘自《收获》公众号)

把春天吵醒

冰心

季候上的春天，像一个困倦的孩子，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，安稳地合目睡眠。但是，向大自然索取财富、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，是不肯让它多睡懒觉的！六亿五千万人商量好了，用各种洪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它吵醒。

大雪纷飞。砭骨的朔风，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……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，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，去吵醒季候上的春天。

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，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，在盐场上晒出了春天，在纺机上织出了春天，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，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，在鲜红的唇上唱出了春天，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……

春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，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笑：“几万年來，都是我睡足了，飞出冬天的洞穴，用青青的草色，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，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，唤醒你们。如今一切都翻转了，伟大呵，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！”

春天，驾着呼啸的春风，拿起招展的春幡，高高地飞起了。

哗啦啦的春幡吹卷声中，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。昆仑山，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，载着峨峨的冰雪，插入青天。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，温暖着它，它微笑着欠伸了，身上的雪衣抖开了，融化了；亿万粒的冰珠松散成万丈的洪流，大声地欢笑着，跳下高耸的危崖，奔涌而下。它流入黄河，流入长江，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小的江河。在那里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、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，揎拳捋袖满面春风地在迎接着，把它带到清浅的水库里、水渠里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上。

这无边的大地，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，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，把它从严寒冰冷的紧握手下，解放出来了。它敞开黝黑的胸膛，喘息着，等待着它的粮食。亿万担的肥料：从猪圈里、牛棚里、工厂的锅炉里，人家的屋子里……聚集起来了，一车接着一车，一担连着一担地送来了。大地狼吞虎咽地吃饱了，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，站了起来，伸出坚强的双臂来迎接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，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这些是米的孩子，麦的孩子，棉花的孩子……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，泥土的香气，熏得他们有点发昏，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：“弟兄们，姐妹们，这里面太挤了，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！”

隐隐地它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幡招展的声音；从千万扇细小的天窗里，它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。它们乐得一跳多高！他们一个劲地往上钻，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。它们站住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了欢乐的香气，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翅叶。

俯在它们上面，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它们的，有包着花布头巾笑出酒窝来大姑娘，也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，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……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！

春天在高空中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它笑着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些把二十年当作一天来过的人，你们在赶时间，时间也在赶你们！……”

春天拥上春幡赶快又走他的云中的道路。它是到祖国的哪一座高山、哪一处平原、或是哪一片海洋上去做它的工作，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管它了！

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！
(摘自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百花文艺出版社)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书呆子

王力

从来没有人给书呆子下过定义；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，叫作书呆子。

然而在这种广泛的定义之下，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，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。据我所知，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，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；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，同时也有“沙蒂主义”的书呆子。

依我们看来，“呆”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。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，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，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，去博取财富尊荣者，都可认为书呆子。依着这样说来，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；但若仔细观察，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。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，至死而不变，强哉矫。这种人可以称为“呆之圣者也”。又有颇少数的人，为饥寒所迫，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，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。这种人可以称为“呆之贤者也”。我们对于前者，固然愿意买丝绣之；对于后者，也并不忍苛责。波特莱尔的诗有云：“饥肠辘辘伴为饱，热泪汪汪强作欢；沿户违心歌下里，媚人无奈博三餐！”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，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？

书呆子自有其乐趣，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。我没有达到纯呆的境界，不敢妄拟，怕的是唐突呆贤，污蔑呆圣。但是我敢断言，书呆子是能自得其乐的。不然则难道巢父、许由、务光、严子陵、陶渊明、林逋一班人都是镇日价哭丧着脸不成？只有冒充书呆子的人是苦的：身在簧官，心存庙廊；日谈玄黑，夜梦飞黄。某老同学新膺部长，而自顾故我依然，不免一气；某晚攀扶摇直上，而自己则曳尾涂中，又不免一气。夔屈非不求伸，但是，待字闺中二十年，为免“千拣万拣，拣个破油盏”之消，实在不能随便出阁的苦衷。这种坐牢式的生活，其苦可想可见。

事实上，做书呆子也是很难的。即使你甘心过那种“田园一蚊睫，书卷百牛腰”的生活，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以至表兄的连襟的干儿子，却都巴望你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苏秦奔走七国，凭着寸厚的脸皮去碰了许多钉子，固然因为他自己热衷利禄，却也有几分是由于他有一个不下机的嫂，一个不为炊的嫂，和一对不以为子的父母。《晋书·王戎传》里说：“衍口未尝言钱，妇令婢以钱绕床下，衍晨下，不得出，呼婢曰，举却阿堵物。”咱们知道，王衍初官元城令，累迁至司徒，岂是讨厌铜臭的人物？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假书呆子。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贤内助的熏陶既久，一朝恍然大悟，于是鄙薄巢由，钦崇石邓，前后判若两人。由此看来，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，而不中途失节，古井兴波，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，那位“不因人热”的梁鸿，假使没有了一个“鹿车共挽”的孟光来和他搭配，他究竟能够安然隐居于霸陵山吗？

抗战以来，书呆子的外界刺激确是更多了。在这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，中学教员收入不如一个洋车夫的时代，更显得书呆子无能。汽车司机是要经过相当训练的，而且须是年富力强，有些书呆子干不了，那是可原谅的。但是，连汽车公司的买办和转运公司的掌柜也都做不来吗？经济系的毕业生走仰光，月入二千元；化学系的学生入药厂，月入一千元；工科的学生入交通界或工厂，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不等；而他们的老师的收入却都几乎不能糊口，“饱”还勉强，“温”则大有问题。弟子能做的事老师也该能做，“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”，这又无非是呆的表现。一位中学教员告诉我，他们学校的一个工友有了高就，是进西某厂的什么长，月薪三百元，津贴在外。另一位朋友告诉我，进西某厂的厨子月薪千元，供膳宿（世间哪有不供膳宿的厨子？）。教育界中做做饭的人不少，然而没有听见他们当厨子去，这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能了解的。

我说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刺激更多，并不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发财，由羡慕妒，由妒生恨。假使是这样，他们也不成其为书呆子了。甚至于受了挑扁担的烂鼻张三或做小工的大胖子李四的奚落，如果你是一个呆圣，也没有可以生气的理由。最堪痛哭者还是亲人的怨怼。甲先生的家庭：“人家小学未毕业，现在做了某某处的营业部长，已经赚了十几万了，你在外国留学十年，现在不过做个穷教授！”乙先生的家庭：“李阿狗一个字不认得，现在专走广州湾挑扁担，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；你是大学毕业生，现在却连父母都养不起！”学位和金钱似乎没有必要的联系，然而家里人并不和你讲逻辑，反正供给你读了十余年以至二十余年的书是事实，而你非但不能翻本，连利息都赚不够也是事实。

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。正在三旬九食，仰屋踟蹰之际，忽然某巨公三顾茅庐，太太拔钗沽酒，杀鸡为黍，兴高采烈，如见窖金。等到先生敬谢不敏之后，某巨公一场扫兴还是小事，心上人珠泪盈眶，虽呆圣亦岂能无动于衷？至于兼课兼事，在这年头儿，更是无伤于廉，然而竟有辞绝不干者，其愚尤不可及。太太的埋怨，除了和他一样呆的人外，谁不表示同情？所以我们说，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。“时穷节乃见”，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，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。

(摘自《龙虫并雕奇谈》后浪·海峡书局出版)

小白杏与白桑椹

周华诚

春天里，樱花、杏花、李花、梨花都开了，花太多，它们又太相似，我总分不清。直到春天走远，花都谢去，夏天又来，枝头结出果实，哇，这时候每一棵树都大不一样了。李子是李子，梨子是梨子，樱桃是樱桃，杏子是杏子，我这才能把它们分清。

在南方乡村，桃子很多，李子也多。比如桃子，有水蜜桃、苜蓿桃、蟠桃、黄桃、油桃等多种。李子的种类也很多，而杏子并不常见。

现在，一个来自南方的人，对于眼前的白杏子露出了少见多怪的表情。到新疆库车市牙哈镇，当地朋友带我去了地里。地里长着金黄的小麦，小麦地旁边是一棵棵杏树。杏子真多啊，有的红透了，有的正当红，有的将红未红，也有的白着呢。伸手摘杏来吃，挑那些红透了的，真好吃。又摘白杏子，也好吃。于是，我吃了许多杏子，牙都酸了。朋友招呼我回去吃饭，手抓饭、手把肉、烤肉、饕、馕、葡萄、坚果，大饱口福。

饭饱之后，朋友招呼我们去野外走走。村民屋后有院子，满院子都是葡萄。这个阿克苏布亚村，葡萄可是出了名的。这个时节，葡萄尚未成熟，满院满架的葡萄像是绿色翡翠，一串串挂下来，煞是好看。穿过葡萄园，是一片广袤的田地。几棵大树迎风招展。朋友问，要不要吃桑椹？

桑椹很好吃，南方多着呢。南方养蚕织丝绸，桑椹似乎属于无甚紧要的东西，大人们不会多看一眼，这就成了孩子们的专属。孩子们钻进桑树丛，吃得满嘴紫乌出来。不过，这是南方的紫桑椹，这里的可是白桑椹。往朋友手指方向，我仰头一望，高大的桑树上碧绿的叶间，缀满一颗颗硕大的桑椹，果实洁白，如缀珠玉。

攥枝入怀，一颗颗摘下白桑椹，这桑椹成熟到极致，有的轻轻一碰就直接落地。摘一颗入口，我又一次被桑椹的味道倾倒——一颗白桑椹居然可以甜到这样的程度，它打开了我全新的认知。一颗颗桑椹汇集于手掌中，渗出的汁液让手掌黏黏的。满满一掌桑椹一下塞入口中，饱满的幸福感充盈口腔。果实的甜，来自阳光收集的甜意，在口腔内流淌，滑入喉咙，丝毫不叫人感到腻，那是清新的甘甜。那些过度成熟的果实，只要一阵风带来的轻轻晃动，就使它从枝头跌落。我来不及伸手去接，它就落入尘土之中。我看见这桑树的脚下，早已铺了一层干透的桑果。

果实来自大地，现又重归大地。这默默无闻的桑椹，村民们见得太多，来不及吃，他们做成桑椹果酱也只能吃掉其中的一小部分。于是，大部分的果实，就由它去了，一部分交给孩子们品尝，一部分交给鸟雀来食。

此刻，我在库车，在牙哈镇阿克苏布亚村。我吃到了小白杏，是甜的，吃到了白桑椹，是甜的。甚至一天前我经过乌拉台镇时，在一大片甜菜地，拔了一颗甜菜咬了咬，也是甜的。这些甜，打开了我对一片大地的认识。

美是目的地。驻阿克苏布亚村工作队的队员，来自塔里木油田，他们在这个小村庄生活了很久。他们帮助村里搞水果销售，这里的葡萄、杏子很有名。这里的葡萄叫“木纳格沙玉”，甜而不齁，可以储存到冬天。他们也帮助这里的村民搞养殖，养的是西门塔尔牛。因为白桑椹，接下来我要虚心地了解关于这个村庄的一切，包括西门塔尔牛。这些话题也根本不枯燥，而是汁液饱满，故事活泼。队员们带我去看牛，村里养殖西门塔尔牛的村民达到了二十六户，养的牛也达到一百一十头。

一棵桑树上，那些来来往往的鸟雀们数得清所有果实的数目。此刻在阿克苏布亚村，我认识了这里的玉米和小麦，认识了这里的葡萄和杏子，认识了这里的西门塔尔牛和本地的羊，我还想认识更多。

(摘自2024年8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)